

把之前空閒時寫的歡樂短篇全用成一篇，有劇情微暴走和人物微崩壞，不過都會拉回來請放心不會太誇張，大概吧！

《這侍奉部的一存果然搞錯了》

幕間-《比企谷小町的電波委託——想讓她說這句話～其一》

「那麼那麼，開始了！小町的電波委託——！耶——！」

在我眼前，我可愛的妹妹眼睛呈現出><的可愛形狀，用雀躍鼓舞的語氣，一邊握緊可愛的拳頭一邊開心地說道。

「耶、耶——……？（拍手拍手拍手）」

「……。」

「妳啊，突然在說什麼……。」

由比濱雖然一臉不解，但她還是配合地拍著手歡呼。雪之下也困惑地沉默著，而我只能無力地出聲發問。

總之，目前是一如往常的社團活動時間，而不知道為什麼，小町出現在侍奉部的社辦。而且穿的全身亮晶晶的，超像是上節目的搞笑藝人……即使如此，她還是世界第一可愛就是了。要是腦袋正常的話大概會更可愛一點，我的妹妹就是那麼可愛。

小町聽到我的疑問後，手拿著用來當做麥克風的捲紙飛快地看向我。「這～位同學，問的好！史萊哲○加十分！」

「妳是哪來的石內○……。」

而且，把我分到史○哲林也太過分了，我明明是雷文○勞型的學生吧？

「唉呀，比企谷同學的話應該是催○魔吧？」雪之下撥了撥頭髮，用冷淡的語氣說道：「畢竟存在本身就讓人反感，要是以後找不到工作的話，可以考慮去當獄卒喔？比企魔同學。」

「不要，我不要工作。而且要當的話，我絕對要當斑斑。」

「躲起來苟且過一生嗎……。」

「而且，前提還是不工作嘛。」

雪之下無奈地按住額頭，由比濱也露出有點頭痛的樣子。沒錯，而且斑斑還有免費的食物可以吃，更沒看過牠工作，哪像貓頭鷹還要送信，不覺得根本是哈利波○裡最棒的角色嗎？

扯遠了，我看向不知在興高采烈什麼的小町。「總之，現在妳是怎樣？一副主持人的樣子，妳要當日本界的吳○憲嗎？」

「明明日本知名的主持人那麼多，為什麼要挑個國外藝人……。」

「唉，雪之下。這件事說來複雜，妳不懂如果作者想寫個國外的故事，卻因為找不到什麼當地梗，只好不斷濫用自己國家梗的無奈。為了可憐這種作者，我只好特別找個我知道的台灣藝人，絕對和什麼有人不熟日本演藝界無關。」那種作者每次寫一寫都要特別去 google 的無奈，妳是不懂的啦。

「就算你突然說如此有現實感的抱怨……。」

「而且，人家有種強烈的異樣感，總覺得很像遭到什麼強大外力影響的感覺耶？」

由比濱說完後，沉默了一下便歪著頭問道：「……對了，外力是什麼意思？」

「妳居然說出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而且用法還是正確的呢……看來今天這裡果然有點奇怪。」

我傻眼地說道。雪之下嘆了口氣，她看向笑嘻嘻的小町。「……我有種不發問就不

能結束的感覺，先說到底要做什麼吧。」

「好的，看來大家都已經進入狀況了！」

「妳的眼鏡要不要重配一副？」

「比企谷同學，你的妹妹沒有戴眼鏡，建議你把那萬聖節裝扮用的隱形眼鏡摘下洗一洗比較好。」

「我也沒戴啦，話說妳諷刺的等級越來越高了……。」妳不擺明在說我在 **cosplay** 殭屍嗎……。

「那邊那兩位，可以不要再夫妻相聲了嗎？快點去結婚啦該死的八幡必須死然後把雪之下由比濱一色全給我你這偽魯蛇真現充混蛋。」

「妳又說了很像鄉民會說的話……。」而且以當前的劇情來看，妳好像增加了一個人喔？哪有人自己爆雷的。

「雖然不太理解，但我覺得你用鄉民這詞也是很奇怪，總覺得這並不是日本的用法……。」

「嗚哇，你們吐槽的地方超異常的。」

雪之下露出似乎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在說什麼的表情，由比濱則一臉嫌惡地皺起眉。

小町咳了一聲，她豎起手指說道：「總之、總之呢！今天我們要應廣大觀眾要求，要來玩遊戲啦！這就是今天的侍奉部活動，大家不得有異議！」

「不得異議……妳是平塚老師嗎？」

「……平塚老師……？很遺憾，平塚老師她……。」

小町露出悲傷的表情並轉過頭，啊？平塚老師怎樣了？

「……她……結婚去了」「的話就好了啦！！！！」

房門突然被大力打開，衝進來的是大家熟悉的某位年入三十身材凹凸有致長相美麗個性應該也算不錯的美女老師，她憤怒地喊道：「說到底，一大堆作品都有這種絕對嫁不出去的老師設定，你們不覺得很過分嗎！？像是 **Date** ○ **Live**、妄想○生會還有其○我是什麼的，沒道理女老師一定要單身吧！明明長相 **ok** 就會有男朋友吧！？你們給我聽好，就設定上來說，這種人不能結婚已經是不成文的規定了耶！這不就代表我被這種莫名的設定害了一輩子嗎！而且你每次都在心裡說再沒人你就要收下了，比企谷，你到底什麼時候要付出行動——唉唷，不要拉！我知道啦，我自己走，我自己走可以吧！」

結果，亂喊一氣的平塚老師就這樣被不知哪來的，穿的很像綜藝節目裡工作人員服裝的人拉走了。面對如此悲慘的畫面，侍奉部內所有人頓時陷入沉默。

「……。」

「……。」

「……。」

「那、那麼，開始了！小町的電波委託——！耶——！」

「無視她嗎！？」我震驚地瞪大了眼。

「我能理解……不然你要怎麼辦？」

「平塚老師，好可憐……。」

雪之下和由比濱各自發表感想，這麼說也是……話說，那些很像工作人員的傢伙不用理嗎？這所學校這麼隨便嗎？

「總而言之，因為廣大觀眾的來函，今天要來服務觀眾啦！」

小町不知從哪裡拿出一個上面寫著「沙必死！」的標語牌，對著某個方向放送了個可愛的秋波。這傢伙是怎樣那裡有鏡頭嗎話說那動作超可愛快把相機拿來。雪之下沒理會左顧右盼找尋相機的我，她理所當然地問道：「……什麼觀眾？」

「對喔，什麼來函？」

「來函是什麼意思？」

喂！這裡有個人問句的主詞和受詞都很破壞氣氛耶！

聽到我們的問題，小町馬上回答：「這些是禁止事項啦！」

「不對，小町。這時妳應該要用超能力把我們所有人舉起來，再冷冷地說『我沒有必要告訴你們吧，你們這群廢物』才對。」

「啊哈哈，LuLu 不清楚喔——。」

「角色是對了，台詞不對！」

「這對兄妹到底在幹嘛……。」

由比濱受不了地說道，雪之下興致缺缺地繼續看向手上的書。不對不對不對，不小心就陷入超然的氛圍了。「總之，妳到底要做什麼？」

「問的好！赫夫○夫——」

「這梗就免了，快點回答我。」而且為什麼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換學院了？這分○帽很隨便喔。

「唔……哥哥真的超不配合的，明明對凜○那女人就很好。」

「拜託這梗也免了。」我可不想改姓剛○，感覺超像多啦 A 夢裡的姓氏。

小町嘆了口氣，她又從不知道從哪變出來的紙箱裡抽出一封信，劈哩啪啦地拆開信封後使用可愛的語氣朗讀信件。

「那麼，我要念來信囉～嗯，我看看……『萬○花萬○花萬○花萬○花萬○花萬○花萬○花萬○花萬○花萬○花萬○花萬○花』……。」

「這封信寄錯了吧！」

「署名是『千葉縣的 Y 桑』，既然都是千葉那應該沒錯啦。」

「妥協的点很怪喔！？」

由比濱震驚地張嘴，而雪之下不知為何慎重地闔上書本，用清冷的聲音說道：「……我先聲明，的確我的名字都是 Y 開頭，但這封信可不是我寄的。」

「不，是說也沒人懷疑妳……。」

「……畢竟我是小○寺派。」

「什麼，有這回事！？」

這次換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雪之下，妳好像說了很不得了的話喔！而且妳給我說清楚，妳說的小野○是指妹妹還是姐姐？視回答我可能非要和妳決裂不可。

雪之下楞了一下，她像是突然驚醒一般搖了搖頭。「……不好意思，剛才走神了一下。我剛才說了什麼嗎？」

「妳剛才說了差點讓角色崩壞的話……。」嗯，不過大概也是某神祕力量的錯。神祕力量 OP。

「大家不要再離題了啦！總之，這封信就這樣了，下一封～」

小町再拿起一封信。「……『萬○花萬○花萬○花萬○花萬○花』——。」

「他到底寄了幾封啦！」

「唔，好吧。我們感謝千葉縣的 Y 桑，不過您的信先放一邊～」

「這樣的確比較好……。」

「您的萬○花也被作者放一邊～」

「這樣就不好了。」還有老話一句，○你古味。不要問我為什麼會突然說這句話，

都是神祕力量的錯，不是我的錯。

小町又拿出另一個紙箱，她用可愛的動作在裡面翻呀翻的並掏出一張紙。她拆開了信並唸道：「『這是我一輩子的請求，希望可以讓小雪乃唸這個台詞』——哇啊！總算可以進入正題了！沒錯，今天的電波委託，就是這樣的一個單元！」

小町隨手將信丟到桌上，右手畫了一個大大的圓圈並叉腰，另一隻手則同時比了個 ya 並放在眼睛旁。這是什麼，美少○戰士嗎？還是琦○星？總之還是好可愛。「小町的電波委託之～『想讓她說這句話』～！」

「我不清楚那是什麼，但我拒絕。」

「不清楚就拒絕了！？」

由比濱驚訝地眨眼。小町用手上的紙卷指向雪之下。「等等喔，雪乃姐姐！這可是正式的委託，妳這樣好嗎～？」

「侍奉部只是提供協助，並不代表會接受任何委託。有些事請自己想辦法。」

「但這委託聽起來只有妳能協助就是了……。」都已經指名道姓了耶。

「是嗎～真可惜，那只好下一張了……。」

小町看了看箱子裡面。「難得那個人送了這麼可愛的貓咪玩偶……。」

「……但是我認為，毫無理由就拒絕委託也並非上策。還是先請妳把那封信讓我看吧。」

「妳這個人，某種意義上還真好講話……。」

雪之下輕輕瞪了我一眼，她從小町手上接過那封信，將接下來的內容唸了出來。

「……『這是我一輩子的請求，希望可以讓小雪乃唸這個台詞。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唸臺詞的情緒就有如看到喜歡的男生和別的女生告白，明明知道那是假的，卻因為生氣所以不和那男生說話。在男生向自己道歉時給的回應——』……。」

雪之下臉色僵硬地抬起頭。「……先不論這句臺詞，這個設定會不會太詳細了？」

「這倒是真的，詳細到有點噁心。而且要求有夠多。」

「沒想到有聽小企罵別人噁心的一天……。」

不，我知道我有時真的會讓人感到噁心，但這個人的確不遑多讓啊……。

小町沒有理會我們，她興高采烈地自己做出「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的效果音後便指向雪之下。「那麼，請開始吧！雪乃姐姐，GO！」

「……雖然不了解什麼情緒比較好，如果這樣也可以的話……。」

雪之下嘆了口氣，她看向信紙並平淡地唸道：「……『好好地說出來，比企谷同學喜歡誰，想和誰交往？』。」

「……噗……。」

「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哇哈哈哈哈！」

沒想到，一聽到她說完，我、由比濱和小町都不由自主地笑了出來。為什麼，明明不知道好笑在哪，為什麼停不下來……！難道這也是神祕力量的錯嗎……！話說，這到底哪裡好笑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一聲，call in 或刪除法都可以！

「……你們在笑什麼？」

「不，我也不知道……。」

雪之下冷淡地看向我們。我好不容易停了笑聲，擦了擦眼角的眼淚。「話說，這臺詞是怎樣？這關他什麼事啊。」

「正確來說，比企谷同學想和誰交往和任何人都沒關係吧？就像地球能不能停止自轉一樣。」

「妳的意思是辦不到的事情別管對吧！」

「啊哈哈哈哈，怎麼辦，不知道為什麼一直笑……啊哈哈哈哈哈哈！」

「雪乃姐姐，什麼要哥哥說清楚喜歡誰，想和誰交往啦！哈哈、哈哈哈哈
wwwwwwwww！」

「喂，這裡有個人笑的特別嘲諷來著……。」而且我總覺得妳好像用笑聲表達出表情符號的感覺，妳什麼時候會這招的？

雪之下仍一臉不解，但她似乎決定不管了。這真是個明智的抉擇。她把信件放到一旁。「……不管你們在笑什麼，這委託這樣就可以了吧。等一下請把那個貓咪玩偶給我看看。」

「哈哈，沒問題～。」

小町停下笑聲，再度掛上充滿活力的招牌笑容。她換成用左手畫圈圈叉腰，右手比 ya 然後說道：「那麼，下一封！」

「怎麼，還要繼續？」

「最後一封了啦～不要著急，好了，這封是什麼呢……。」

小町摸了摸信封，她像是發現什麼一般皺起眉頭，隨即小心翼翼地拆開信。

「呃……是刀片。」

「什麼！？小町妳沒怎樣吧手給我看看流血的話要消毒消毒就交給我來應該說不准和我搶」

「……小町有時覺得哥哥的愛真的很沈重。」

怎樣啦，既然是哥哥這是理所當然的吧，你們也可以叫我重い兄。

「小町沒事啦，不過誰那麼過分呀……。」

小町看向了寄件人。

「……千葉縣的 Y 桑……。」

「『這封信還是寄錯了吧！』」

而面對如此沈重的信件（雖然大多說不出原因），侍奉部內所有人再度陷入沉默。

「……。」

「……。」

「……。」

「那、那麼，結束了！小町的電波委託——！耶——！」

「說到底，這委託到底是怎麼回事……。」

「比企谷同學，這問題是禁止事項。」

「別連妳也來這套啊喂。」

「那麼那麼、大家下次見囉——！」

「耶、耶——……！（拍手拍手拍手）」

「還有下次啊？」

總之……。

果然比企谷小町的電波委託哪裡搞錯了。

End.

a. 《他和她的煩惱相談室-雪之下雪乃的回合》

「……雖然不知道原因，不過首先由我和比企谷同學在這裡為大家解決疑惑和煩惱。但是我覺得這個人基本上是沒辦法回答什麼疑惑的，畢竟他的人生就充滿疑惑。所以如果不介意由我單方面回答問題，就來看看這裡的信吧。」

「啊，我是無所謂，那我就在旁邊看書囉。」

「雖說如此，你也不能偷懶。請適時的給予一些建議。」

總之，大概是出自某神祕力量的關係，我和雪之下在一個看起來像是廣播室的房間裡。眼前的是幾封信和麥克風。雪之下雖然看起來也頗為不耐，但不管是她還是我都有種快點解決就可以早點結束的感覺。於是雪之下拆開了第一封信並讀道：

「『我想問小雪乃，妳說妳從不說謊，但那是不可能的吧？人怎麼可能永遠不說謊？』……來自……啊，這些都是匿名信呢。」

雪之下吐了口氣，她將信件放到一邊，抬起頭看向我。

「……這要怎麼回答？」

「誰知道，他是問妳吧。雪之下的問題得讓雪之下自己解決。」

「你居然這樣趁人之危……還有，為什麼這些人都和我很熟的樣子？」

雪之下無奈地嘆息，她歪著頭思考了一下並回答：「總之，我的確沒有說過謊。會認為不說謊不可能的人才需要改正這份價值觀吧。」

「不，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充滿謊言和欺瞞的生活中活下去的喔？不如說妳那樣才是不正常。」

「……儘管如此，不說謊才是正確的。只要是正確的就不可能辦不到。」

雪之下垂下眼，長長的睫毛輕微地晃動。「……至少，我是這樣相信的。」

「的確很像妳的回答……算了，這問題就這樣吧。」

雪之下點了點頭並拿起下一封信，她看了一眼後露出嫌惡的表情，不過還是開始唸了起來。

「『在版上很多人都在喊雪乃我老婆，請問妳本人是怎麼想的？P.S. 雪乃我老婆。』……。」

念完簡短的疑問後，雪之下頭痛地按住額頭，她無力地問道：「……首先我想問，這個版是什麼？」

「啊，就像是網路上的聊天室啦。妳看，不是有 2〇h 還是 nico〇ico 之類的嗎？就是那種東西，我猜的。」

雪之下狐疑地看向我，不知道為什麼，她看起來有點扭扭捏捏。「你還真清楚呢，你該不會……。」

「我很少特地上網看那些啦，網路用來查資料和看看小說就好啦。」

「……不，我不是想問這個，算了。而且為什麼到目前為止的問題都是針對我……？」

雖然雪之下完全不想回答的樣子，但她還是認真思索起要怎麼回應。不愧是雪之下，真是有夠認真……我認為這種亂七八糟的問題不用想太多喔？

「……總之，雖然被不認識的人這樣隨意放話讓人很不舒服，但如果這些人是真的喜歡我的話，我倒也不那麼排斥。」

「真假，妳心胸何時變那麼寬大？」但胸部倒是沒變大喔？

「至少只是上法院的程度……我想。」

「妳打算告他們嗎！？」

天啊，這女的真可怕……而且她絕對是認真的，這更讓我膽顫心驚。話說「不那麼排斥」代表「只是上法院」，那麼如果是「排斥」是不是就是「抹殺」了？這問

題我決定暗藏在心裡而且一輩子不問。看來這女的心和胸這輩子都不會變大的樣子……嘛，不過想到她姐姐的話，後者也許有機會吧？

「還有，雖然信件上沒署名，不過日本的警察是很厲害的喔？」

雪之下微笑著說道，但她冰冷的眼神內完全沒有笑意。我暗自祈禱寫這蠢問題的人別太快被抓一邊飛快地拿起下一封信。

「呃，這啥……『請問小雪乃喜歡怎麼樣的男生？應該是我這種吧？隨信附上照片和個人資料』。」

我念完以後，用溫暖的眼神望向雪之下。「……他是這麼說的呢，小雪乃？」

「……請不要這樣叫我。」

「啊，照片拿去。」

「我不看，謝謝。」

雪之下再度無奈地嘆氣，她的眼神飄移不定地看向我，表情似乎有些猶豫。「……還有，這問題一定要回答嗎？」

「妳想回答就回答吧？雖然我是認為不回答也沒差啦。」

雪之下聽到後，她欲言又止地說道：「……你想知道嗎？」

「呃、嘛，嗯……。」我撇開頭，離開了她的視線。「誰、誰想知道啊。」

不知為何，雪之下看到我的反應後，似乎覺得很有趣地輕笑了起來。她思索了一下便說道：「……不過，我的確臨時想不到合適的回答就是了。畢竟我從沒思考過這個問題……。」

「在考慮喜歡什麼類型的男生之前，妳應該先注重更基本的人際問題吧，雪之下？」

「唉呀？我可沒想到你有什麼資格說我呢，比企谷同學？要說離與別人相處融洽最遠的人，毫無疑問正坐在我旁邊喔？」

「要妳管，又沒人問我喜歡女生的類型。」

「……是那樣的話，我倒認為你也可以說說看。」

「啊？妳說什麼？」

因為雪之下這句話說的太小聲，我反問道。不過她只是搖了搖頭。「……沒事。總之這問題就先放著吧。下個問題……。」

她伸手再拆開了一張信封，用清澈的音色讀道：「『我從很早之前就對小町妹妹傾心不已，請問要怎麼要才能和小町妹妹交往呢，八幡哥哥？』……。」

這次換成雪之下對我投以溫暖的目光。「……他是這樣說的呢，八幡哥哥？」

「不准叫我哥哥！」

我嘆了口氣，雙手交握並撐著頭。總之，我是能理解為什麼你會對小町傾心啦，但我還是認為一開始就談交往太早了，不然這樣吧？你先和我約出來見個面，讓我看你是怎樣的人，要是我中意的話，介紹給小町也不是不行喔！如何？

「話說，我的球棒好像放在倉庫裡……雖然很麻煩，但還是找一下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呵呵、呵呵呵……。」

「比企谷同學，你的真心話和場面話反了……。」

雪之下冷淡的眼神射了過來，糟糕！因為太憤怒，一不小心就讓我完美的計畫露出破綻了！八幡大失敗！

身邊的少女發出短暫的嘆息。「你和小町感情好的確是好事，但任何事都有限度。請記得要適可而止。」

「不不不，雪之下，我對小町的愛是無上限的，沒有人可以阻止我。而且兄妹什麼的一點也不重要。說到底，就算小町把我當哥哥，只要我不把她當妹妹的話——喂，開玩笑的啦！把手機收起來，別報警！」

眼見雪之下毫不猶豫地拿出手機，我連忙阻止了她。可惜，差一點我就可以使出 **UnlimitedKomachi Works** 了……還有，如果我沒有叫住她，雪之下絕對真的會撥到警察局。這傢伙怎麼一點幽默感都沒有啊？差點就讓一位正直的善良市民來個警局一日遊。

「要保護小町免於你的毒手，我只想的到這個方法而已……。」

雪之下安慰似地說道：「不過不用在意，就算你不在，侍奉部也會正常運作的。先去拘留所冷靜一下也不失為一個好選擇。」

「我無論何時都很冷靜，不勞妳擔心了。應該說因為實在太冷靜反而到了無動於衷的地步。」

「說的也是，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了，就連死掉三天的魚可能都比較有反應一點。」

「聽起來真不錯耶，只要躺著別人就會躲開，這麼說起來當死魚也不賴。」

「你樂觀的方向真奇怪……。」

雪之下按住了額頭。「總之，這問題看來問你是白問……來看下一封吧。」

「喔，等我一下。」我拿起下一封並拆開。「呃……這封信上面寫『你們講話可不可以講清楚？講話講一半很好玩嗎？』」

「……這個人沒頭沒腦的在說什麼？」

雪之下不悅地皺起眉，我用信封拍了拍掌心。「不知道，誰講話講一半？雪之下，是妳嗎？」

「怎麼可能？這應該在說你吧，比企谷同學？講話不清不楚又常常敷衍了事。」

「就算這樣，我也沒只講一半過啊。還是他在說由比濱？應該是由比濱，好吧就決定是由比濱了。」

「你看，你又在敷衍……。」

總之，既然是在講由比濱，我也沒辦法啊。「反正告訴由比濱就可以了吧，下一封下一封。」

「……雖然我不知道到底誰講話不清楚，以後我會幫這位觀眾留意的。」

雪之下瞥了一眼桌上的信封。「啊，這是最後一封呢。」

「快點解決快點結束吧，我看看——。」

我打開信封，照本宣科地念出上面的問題。「『你們兩個到底什麼時候要在一起？你們不煩我們都煩了。』……………」

「……。」

「……。」

「……我姑且先提問，這邊的『你們兩個』是指誰？」

雪之下抱起沒什麼料的胸部問道：「雖然的確，這裡只有我和你沒錯，但我們也不能否定在說其他人的可能——。」

「怎麼可能！就是你們兩個啦！」

門又突然被猛烈的打開了，衝進來的是一臉不耐的小町。話說這畫面是不是似曾相識？「然後，那句『在一起』就是交往的意思啦！到底要說的多清楚，你們兩個才肯接受事實——啊，好痛，不要拉衣服！這件很貴喔！好啦好嘛，小町自己走，不用勞煩你們啦！」

而老樣子，小町被不知從哪裡來的，看起來很像是工作人員的傢伙連拖帶拉的拉走了。我和雪之下無言地看著這一幕，好，總之我們還是別管為什麼小町會在這裡或是那群拉走她的人是誰比較好。我的內心有聲音強烈如此疾呼著，要是想太多總覺得就輸了。

我咳了一聲。「……呃，好吧，那麼……。」

「……比企谷同學，這問題……。」

然而，雪之下卻對我投以求救的眼神。是怎樣，妳快回答啊妳，妳不馬上回答我才尷尬吧！

我們兩人再度沉默，不過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好吧，這時候我知道應該要怎麼辦！

「……好吧，雪之下，我來教妳這時候應該要怎麼回答吧。」

「啊、嗯……。」

我把信封丟到一旁，掛上超不習慣的燦爛笑容，用極為做作的開朗語氣說道：「欲知詳情，請下次繼續鎖定我們的節目喔～～！」

「……比企谷同學……。」

雪之下用冷淡的目光看向我。「你真是沒救了。」

怎樣啦，遇到這種問題，不是想辦法吊人胃口就好了嗎？既可以敷衍過去又可以創造高收聽率，這才是兩全其美的辦法吧！

總而言之，今天的煩惱相談就到此結束。耶～～！

……話說回來，哪有煩惱相談儘是讓主持人煩惱的節目啊。

End

幕間-《比企谷小町的電波委託——想讓她說這句話～其二》

「那麼，老樣子——。」

「『小町的電波委託——！耶——！（拍手拍手拍手）』」

這次小町穿的是有著緞帶和荷葉邊，看起來軟澎澎的連身裙，有如即將在舞台上散發五光十色魅力的偶像一般。她活力十足地在我們眼前大喊，而座位上的由比濱和一色也十分配合地一起喊出口號……咦？等等，在場有個在這裡不妙的人吧？

「喂，一色，我不管妳們為什麼喊的如此自然，妳在這裡沒問題嗎？妳在劇情上還沒和小町見過面喔？」

「唉～呀，學長。真要說起來，像學長這種人在現實裡根本沒機會有這麼可愛的妹妹，或是遇到兩位美少女同學還有一個小惡魔般的學妹啦。如果什麼都要這麼在意的話就沒得玩囉。」

「妳好像講了什麼超有道理卻讓人不爽的話……。」

「咦？是嗎？嗯～是神祕力量啦、這裡有個神祕力量喔！」

「一色同學，妳好像詐騙集團的人……。」

剛才沒有一起喊的雪之下皺起眉，看來這次是我和她負責當常識人是嗎……。

「哥哥太計較了啦，明明在家裡都懶洋洋的躺在沙發上一邊抖腳一邊看黃色漫畫。」

「喂，後面那個我才沒有做。我可不會做出任何可能污染到妳精神健康的行為。」

「嗚哇，小企真下流……。」

「這件事從我第一次見到他就知道了，由比濱同學。」

「咦？小雪乃第一次看到小企是他被車撞飛的時候吧？這樣也可以看出他下不下

流嗎？」

「……這麼說起來也是。」

「那邊的，別若無其事的說這種可怕的事實好嗎？我們可是花了六集左右才度過這個難題喔！」妳們就這樣把這件事說過去沒問題嗎？

「對了，比企谷同學，雖然你好像提到因為住院所以沒交到朋友，但我倒是認為就算沒住院你也交不到朋友……。」

雪之下露出抱歉的表情。「……所以，我為讓你住院衷心地感到抱歉。」

「總之妳是不打算對交不到朋友這件事道歉了是吧！」還有，認為其實妳沒說錯的我也是有夠可悲的！

「咦？學長，被車撞飛是什麼意思？」

「……小町，再這樣劇情會暴走的，快點開始吧。」

「居然不理我……。」

不，我是因為各方考量才不理妳的喔？天曉得再這樣下去有誰會知道一些本來不知道的情報啊。

「好的好的～那麼，我們就火速進入第一封信吧～。」

小町快活地從箱子裡摸出一封信，她看向信封並說道：「喔喔，這是給結衣姐姐的呢！」

「真的嗎？給我看給我看！」

由比濱開心地從小町手上接過信，她是在配合什麼……由比濱拆開信封後便唸出上面的內容。「嗯……『請對八幡說「我再也不理你了！你這白痴豆芽菜！」……什麼，這是什麼意思？」

由比濱困惑地歪著頭。「為什麼是豆芽菜？」

「是呢，比起豆芽菜，比企谷同學應該更像醬菜吧。」

「如果說被重物壓著過活的話，的確我比較像醬菜沒錯。」

「呃……學長自嘲到這種地步，反而讓人安慰不下去。」

一色露出嫌麻煩的表情，妳原本打算安慰我嗎？這學妹人還不錯嘛。不過順帶一提，那些重物就是妳們，希望妳們有點自覺啊，用比較通俗的講法就是我都快被壓成妳們的形狀了。

「總之說就可以了吧？好……～」

由比濱吸了一口氣，用熱烈的口吻向我罵道：「我、我再也不理你了！你這白痴豆芽菜！」

「……。」「……呃，這樣是不是有點過分呀？」

由比濱擔心地看著沈默下來的我，我勉強地答道：「不、怎麼說，我突然有種被強烈侮辱的感覺……。」

總覺得我這人雖然沒好到哪，但也沒也混蛋到那種地步……不過大概只是幻覺吧。

不過不知為何，小町也安靜了下來。我莫名地看向她，她艱難地開口。「不是啦，那個……總覺得講這句話的結衣姐姐贏面比較大的樣子。」

「呃，妳指哪方面的贏面？」

「不，當小町沒講好了……。」

小町重新打起精神，她拍了拍手雀躍地說道：「好～的，既然氣氛越來越火熱了，我們就來看下一張吧——！」

「哪裡熱？妳是用尺當溫度計嗎？」

「咦？學長在說什麼？誰會那樣做呀，和拿溫度計量長度一樣蠢耶。」

「……。」

「……。」

「……。」

「欸！？有嗎！？為什麼你們都不說話？」

「伊呂波姐姐，我們大家真的很火熱喔？如果用溫度計量，可是嚇死人的三十六度呢。」

「一般來說不就是三十六度嗎？」

「一色……。」

我嘆了口氣，用諄諄教誨的語氣向她告知這世界的真實。「……這世界上妳想像不到的東西可多著。就像是就算有人戴著眼鏡，妳還是會去問他有沒有近視一樣。」

「我才不會那麼做！」

一色生氣地反駁，很好，看來她以後應該不會成為那種人……嗯，我衷心希望她不會。

小町再度從盒子裡拿出一封信。她拆開信看了一下。「呃……嗯，這封上面寫『我想要看小伊呂波和八幡一邊玩 **pocky game**，一邊對八幡說「比速度的話，人家可不會輸喔！」。』」

「咦～」

一色聽到後，馬上露出嫌惡的表情。「**pocky game** 又不是比速度的～。」

「呃，妳是在不滿這點嗎？」

「……這要求可不能坐視不管。」

雪之下冷冷地說道，不知道為何她的表情十分鐵青。「……男女之間還是要有基本的界線，不管比企谷同學是多麼沒有節操的人，在這裡都必須謹守規矩。」

「對、對嘛！委託無效、無效！」由比濱也跟著幫腔，很好，看來可以把這懲罰遊戲一樣的委託推掉了……等等，話說妳說誰沒節操來著？我有吧，至少有那麼一點吧……？」

小町看了看信。「啊，上面寫『可是雪乃一定會說在這裡要守規矩，所以不在侍奉部就可以了吧～』。」

「呃、這……。」

雪之下露出困擾的表情，由比濱連忙舉起手說道：「可、可是伊呂波絕對不會同意啦！妳說對吧，小伊呂波？」

「咦，人家無所謂喔？」一色看向由比濱，不知為何露出壞心眼的可愛笑容。「畢竟好像很有趣嘛～」

「唔，意想不到的伏兵……！」由比濱驚訝地瞪大眼。我冷笑一聲。「哼，不用緊張，由比濱。畢竟我更不會同意啊。」

小町再度看向信。「這時候……嗯……上面寫……喔喔，對耶！」

我可愛的妹妹拍了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她兩隻手合在一起，用惹人憐愛的撒嬌語氣說道：「唉呀，哥哥～小町拜託你了，配合一下嘛～」

我與她對望了幾秒後撇開了頭。「……這裡有 **pocky** 嗎？」

「嗚哇，學長果然是妹控……。」

一色用冷淡的眼神看向我，喂，妳可真沒禮貌。盡全力達成妹妹的要求可是哥哥的基本款，要說這是妹控未免也太瞧不起真妹控了。

眼看事情似乎變得騎虎難下，雪之下和由比濱都劍拔弩張地看向我 and 一色。小町突然說道：「呃——等等，信還沒寫完喔。」

「咦？還寫了什麼？」

「上面寫『不過雪乃和結衣一定還是不會同意啦，所以折衷方案就是讓她們兩人玩！呵呵呵呵呵這個可以有！啊講什麼就隨便了』。」

「……總覺得有被玩弄的感覺。」

雪之下嘆了口氣。「這種委託我想就不用理會了，由比濱同學也不用在意……等等，由比濱同學，妳在做什麼？」

雪之下抬起頭，看到由比濱正哼著歌折起了 **pocky** 的包裝，她驚愕地睜大了眼。「妳、妳該不會……？」

「可是我們不玩，就是小企和伊呂波玩耶？」

由比濱拿出一根 **pocky**，她的臉上染上一抹紅暈並怯生生地看著雪之下。

「小、小雪乃剛才不是說了男女之間要有界線嗎？我們都是女孩子……那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不不不，問題可大了吧。話說我們不做不代表妳們要做啊——之類的話，我是絕對不會說的！開玩笑，這種好戲豈容我錯過！

「不，那、那個……。」

雪之下也不禁臉色泛紅地別過頭，由比濱濕潤的瞳孔向上看著她，彷彿可以看到她們的身後盛開出滿山滿谷的百合花。說實在就算不論那悖德的氣氛，光是這兩個人害羞對視的畫面就已經美的超脫現實了。我、一色和小町不由得都吞了吞口水。玩、都玩、都可以玩！給妳錢快點玩！

由比濱將椅子拉向雪之下，兩人身體越來越靠近。由比濱輕輕地將 **pocky** 放入口中，不知為何，雖然只是很普通的動作，但在這時刻卻顯得極為嫵媚。這與由比濱平時充滿活力的開朗印象產生了落差，讓人更加移不開視線。雪之下似乎也感受到了這誘人的魅力，她不知所措地搖著頭，慌張地說道：「不、等等，由比濱同學，請妳冷靜……。」

「小、小雪乃，快點啦……。」

由比濱叼著 **pocky**，用如泣如訴的聲音說道：「這樣子很害羞啦……。」

「……不、那個，我認為這樣還是……。」

「……小雪乃，討厭我嗎？」

「妳這樣太狡猾了……。」

雪之下抬起頭，用求救的眼神朝我們看來。小町用唇語無聲地打氣道「玩下去！玩下去！」，一色則是拿出了手機，興致勃勃地準備拍照。看到這兩人似乎都沒有要救她的樣子，雪之下於是最後看向了我們。真沒辦法……我嘆了口氣說道：「……雪之下。」

「……比企谷同學……。」

「加油。」

我豎起大拇指，試圖表達我龐大的支持。雪之下萬念俱灰地垂下肩膀並轉回由比濱的方向。而由比濱似乎會錯意了，她輕輕閉上眼，身體害羞的僵硬著。雪之下低下了頭，用緊張的口吻輕聲說道：「……只是遊戲而已……畢竟原文也是 **game**……所以沒問題、沒問題、對，沒問題……。」

她接著微彎著腰，用生硬的動作將頭髮撥到脖子後方，露出的白皙肌膚不禁讓我瞬間忘記了呼吸。她垂下眼，細長的睫毛微微晃動。在向前傾身的同時，雪之下細薄的嘴唇隨即含住了 **pocky** 的另一端。兩人灼熱的吐息連在旁邊的我們都能感受到，而我則是因為目不轉睛而感到眼睛有點乾……等等，我現在討論的，是我眼睛乾不乾的問題嗎！？

「……對了，這遊戲怎樣算輸呀？」

一旁的一色突然若無其事地問道，這傢伙一定是明知故問……不過小町還是很配合地回答：「嗯～就是先把 **pocky** 弄斷的人就輸了。」

「……——！」

雪之下聽到後瞪大了眼，她慌張地看著由比濱，似乎想做出無聲的掙扎。她一定在想輸贏好像都不對……由比濱倒像是沒聽到一樣，在雪之下含住另一端後便隨即小口小口地開始吃了起來。哇……等一下問問看一色，看能不能把照片傳給我好了。

雖然由比濱已經逐漸往雪之下的嘴唇靠近，雪之下卻沒有吃的意思，她只是驚惶失措地看著由比濱一點一點地吃著 **pocky**。由比濱的雙手不知何時就如同要按住她一般，一隻手放在雪之下的大腿上，另一隻則是輕輕扶著雪之下纖細的肩膀。相較起來，被一味進攻的雪之下就如同初戀的少女一般，兩隻手僵硬地擱在膝蓋上。

兩人的身體微微顫抖著，由比濱橙色的靈動雙眼與雪之下偏灰的深邃眼眸有如定格一般凝視著彼此，彷彿世界中只剩下對方的存在一樣。由比濱棕色頭髮低垂下來，與雪之下如墨一般漆黑的髮絲若有似無地觸碰著。我們三人屏氣凝神地看著她們，由比濱已經快吃完了，她整個人都靠在了雪之下身上，就在下個瞬間——。

-----我是白光分隔線-----

「那、那個，這時應該說什麼才好……。」

由比濱羞紅著臉，小聲地說道：「……小雪乃，那個……謝、謝謝招待？」

「……………」

雪之下倒是說不出話來，她低垂著頭，似乎處於因為各種情緒混在一起卻無處宣洩的複雜感情中。原本白皙的肌膚如今卻像是熟透的蘋果一般透出艷麗的紅色。雪之下抱著自己纖細的身軀，削瘦的肩膀微微地顫抖，細長的手指則輕撫著自己的嘴唇，最終發出深長灼熱的甘甜吐息。

「對、對不起，小雪乃！原本想說到一半就故意弄斷的，可是……。」

由比濱看到雪之下似乎壞掉了，她連忙出聲似乎想要辯解，雪之下慢慢地抬頭看向她。

「……可是怎麼樣？」

「可是、那個，小雪乃太可愛了，所以……。」

「……………」

「對不起，真的對不起！雖然人家也是第一次……可是、那個……。」

「……由比濱同學，我不是說過了，請不要一直道歉。那會讓道歉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

雪之下撇過頭，生硬地說道：「……不過，被氣氛牽著走的我也有錯，所以……就、就算扯平吧。」

由比濱聽到後，開心地撲到了雪之下身上，她一邊抱著雪之下一邊用臉頰磨蹭她的肩膀。那模樣像極了和主人撒嬌的小狗。雪之下用責備的語氣說道：「但是……下不為例了，妳有沒有聽到？」

「下……下次？」

由比濱抬起頭，疑惑地看向雪之下，雪之下似乎發現自己說錯話了，馬上羞紅著臉低下頭。由比濱瞬間露出被擊墜的恍惚表情，嗚哇……沒想到有機會看到別人陷入愛河的瞬間……。

「等等，話說中間是不是少了什麼！？」

我突然想起這件事，生氣的拍著桌子。「我總覺得好像少看了什麼，喂，誰可以把影片傳過來？」

「沒用的喔，哥哥，因為切掉的部份不能放在電視動畫裡啦。」

「……那要怎麼樣才能看到？」

「唔——那還用說嗎？」

「學長，這不是廢話嗎～」

小町和一色分別牽起了左手和右手，另一隻手則是對著某個方向比出射擊的手勢，她們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一同用開朗的語氣說道：

「未收錄的內容，會放在 **BD** 裡喔！」

「天啊，真是超惡劣的行銷手法……。」

話說，零用錢還夠嗎……看來這個月要拉緊皮帶過生活了。畢竟 **BD** 都很貴，搞不好下個月也得省吃儉用。

總之，這次的電波委託也平安無事（？）的結束了，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對了，不知道在 **Am○zon** 上買，會不會比較便宜？

End.